



LUOTUO
CONG SHU

● 骆驼丛书

晦庵序跋

唐弢·著

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賄賂序跋

唐弢·著

晦庵序跋

唐 弢 著

责任编辑：何志明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90,000 印张：6 印数：1—4,470

书号：10109·2037 定价：1.10元

新书目：86—10

前 记

序在中国古代是应用得相当广泛的文体：馈送礼品要附上序说，收藏器物要铭刻序记，宴饮兴会时以序记盛，蹇厄困顿时以序述志，赠人的序充满了期待，而送别的序又牵引着对往昔生活的缅怀。各以所长，统于一体。至于梓印书文，一卷行世，自不免前序后跋，抒其所见，言之有物，成为一篇篇美丽的散文，一个个深邃的感情的渊藪，令人反复讽诵，莫逆于心。

我爱读序文，爱的正是这作者的一得之见。

不过也并非每一篇都能使我满足。例如我自己，由爱读序文而常写序文，差强人意的就只有不多的几篇。大致说来，意有所属，言为心声，如果本来没有什么想说，却又不甘藏拙，就难免借助词藻，自掩空虚，即使俚句成堆，也只是空话连篇而已，这真叫做没有法子想。

本书收录了我自一九三九年起写的四十二篇序跋，除各个杂文集的序文随同杂文收入三联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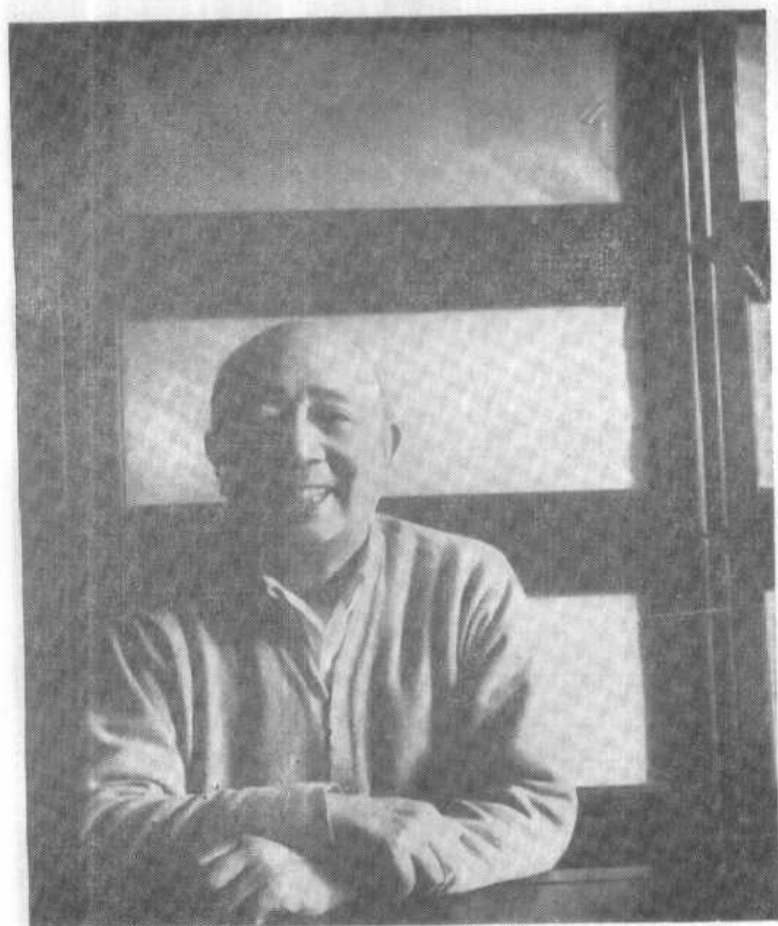
《唐骏杂文集》外，另有《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夏衍剧作集〉序》、《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王绶青作〈天涯采英〉序》等，都是借序文形式写艺术论文，准备收入现代文学论文集，其它长长短短的序跋，都已汇集在这个集子里了。虽然也偶有一得之见，惭愧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浅薄和贫乏。

我诚恳地盼等着读者的批评。

这四十二篇序跋，有的是应朋友之约而写的，有的则是我自己文集的“蛇足”。就前者说，由于情不可却而应命执笔，尽管限于水平，我自信态度是严肃的，认真的，希望不至因我的浅陋而累及原书和它的主人。至于后者，却是我个人的事。身受的毁谤已经不少。鸡虫得失，不足挂齿。事实终归还是事实。我厌恶故弄玄虚，大言不惭，一味往自己脸上贴金的那种自封为王的作风！

唐 骏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八日



唐 弢

目 录

《文章修养》序.....	1
北社版《短长书》序言.....	3
黄裳作《旧戏新谈》跋.....	7
《向鲁迅学习》序.....	9
《唐弢杂文选》序言.....	11
《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序言.....	14
写在前面	
——《鲁迅先生的故事》序	16
《鲁迅在文学战线上》后记.....	18
《瞿秋白笔名印谱》序.....	20
《燕雏集》序言.....	22
《书话》序.....	25
《创作漫谈》序言.....	29
《海山论集》序.....	32
《回忆·书简·散记》序言.....	35

《春涛集》题记	37
《鲁迅——文化新军的旗手》跋	40
写完以后的话	
——《鲁迅的故事》后记	42
实事求是——我们的为人的道德	
——《长短录》序	47
《晦庵书话》序	55
《散文杂文抄》序言	61
新版《文章修养》序	67
姜德明作《书叶集》序	71
陈漱渝著《许广平的一生》序	75
英译本《两地书》序	79
《鲁迅日文作品集》序	86
《徐雉的诗和小说》序	97
《唐弢近作》后记	104
《林真说书》序	107
杜渐作《书海夜航二集》序	111
《鲁迅日文作品集》再版题记	116
薛汕编《近风歌》序	121
郭若愚著《〈红楼梦〉风物考》序	126
高信作《鲁迅诗歌散论》序	130
严家炎著《求实集》序	136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编写后记	145
周木斋遗著《消长新集》序	148

《生命册上》序	157
《鲁迅的美学思想》序言	161
《创作漫谈》增订本序言	165
《劳歌行》序	172
蒋守谦作《当代文学面面观》序	175
《鸿爪集》前言	179

《文章修养》序

对于语文，我是个门外汉。但因为当过中学国文教员，平日又弄弄文艺，书店就把写这本书的约定，推到我的头上来，我当时随口答应，一写，这才知道并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要弄得好，参考探求，非有充分的时间不可。在这激荡的时代里，我又苦于未能闭门潜修，虽承书店一再把限期放宽，但粗率和浅陋的地方，是难免的，也许我自己倒先得被送进文章病院去。

然而我想，虽然出诸病人之口，这所谈的，总还不失为健康之道吧。

在这部小书里，上编六章，偏于叙述，下编八章，专谈作法。我的企图，是要使读者对文章先有一点认识，然后再从这一点认识出发，来研究写作的方法，这样，不但易于入手，而且也可以把握住问题的中心，不至于说来说去，还是摸不着头脑了。

我知道有些教师在讲书的时候，目不离书本，

口不脱道义，是十分严肃的；有些著作家在执笔的时候，出入扬马，吐纳庄骚，也是十分严肃的；我虽然站过讲台，弄过笔头，却自知和他们的距离之远。无论教书写稿，在我都十分随便，只要听者或是读者有兴趣，我总希望因此也可以使他们得到一点益处，开门见山，如此而已。

（一九三九年四月记）

北社版《短长书》序言

一年又快到尽头了。

在晚归的途中，背着街灯寒辉，穿过铺满枫叶的人行道，踽踽于冷日之下，独自领略着这沉睡了的都市的静寂，我于是走进寓所，扭亮电灯，在三幅遗像，一堆乱书的前面，开始了阅读和写作。这是年余以来的惯例。季节时有转变，而心境却无非如此。凡有所写，虽然也心仪斗争，可是受了这寒流的袭击，间作涉及于身边的抒陈，也是人世的一景哩，而人们则以此为散文气。

自从《投影集》出版以后，感谢许多熟识和不熟识的朋友们的好意，热忱地给我以批评。其中引起一致的关心的，正是上面说及的我的杂文里的散文的倾向。诚然，这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也正如所说：这是值得讨论的一点。

最先指出我的杂文里的散文倾向的，是宗珏先生。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向我说起过。此番为《投影集》作评，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以为周木斋先

生的杂文是思辩的，我的却是感抒的，这就代表着杂文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发展，最后则归影响于生活。黑丁先生显然同情这意见，说是“生活给作者许多痛苦”，是杂文偏向于散文的原因。

然而这说法却为新矛先生所反对。他以为生活磨折的结果，不一定会使杂文散文化；而且“杂感的战斗的内容，极难在散文这形式中发展”，“杂感的散文化，在形式上表现不调和，在内容也将限制思路的发展”。他因此就很怀疑于这一倾向的前途。

我似乎得出来作一点小小的声明了。

首先，我应该说，近两年来，我的家庭生活的颠簸，多少总影响到行文的风格，使散文的倾向渐趋于浓厚。不过也只是暂趋于浓厚而已，我的杂文之有这一成分，却是由来已久的。我并不希图使杂文散文化，但又几乎有意地把散文的成份注入杂文去。这理由很简单，我有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为杂文之所以异于一般的短评，就因为前者是文艺的——加以缩小，也可说是诗的和散文的的缘故。试一翻检鲁迅先生的杂感，我们不免要神往于《写于深夜里》的悲愤，《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沉痛，以及短篇如《秋夜纪游》、《现代史》、《夜颂》之类的郁结和回荡，在高度的战斗精神中，别有一种使人颠倒的魔力。这是一首首的

诗，一篇篇的散文。然而果真是诗和散文么？却又似乎并不是。——这末一着，就决定了杂文的独特的形式。

吸收着文艺各部门的精华，杂文是渐渐地丰富起来了。

以明洁的笔戳，概括了复杂的社会现象，使它在短小的形式中，展开多采的场面，内容固须警辟，而技巧是也得讲究的。我个人常注意于作品里的环境的制造。在百忙中插入闲笔，在激动的前面布置一个悄静的境界，这手法尚在试验之中。集思足以广益，但我也自有默默地做去的确信。

这也许又是加重散文成份的原因。

少时候读岳武穆《满江红》词，觉得他在壮伟的“怒发冲冠”的情绪下，加上一句有气无力，读来十分衰沉的“凭栏处潇潇雨歇”，论理是并不协调的，然而奇怪，真所谓“相反而实相成”吧，这有气无力却为我们安排下一个悒郁的氛围，它正是成全壮伟的条件。

我毫不怀疑于这一倾向的前途。

收在这一本小书里的，大都是先前的旧作，除了最后的一篇外，散文的气味是极薄的，但也决不就是杂文的典型。这些往迹，并无可供留恋的地方。一个作者的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铸成

的模型，他必须时时努力，从已定的模型里跳出来。为了解脱这灵魂的羁绊，我至今还在挣扎着。

除了《投影集》外，今年又把战后的短文结集，交给永安现代文艺社去出版，这一册该是第三本了，但时期却反而较早于前者。又因字数限制，未能把七七前后的一齐编进去，所以都是“风平浪静”的文章，只有几篇闲话，曾经招惹过一点小小的是非。至于名之曰《短长书》，则是趁趁现成，袭用了古书的别称的。

写完序言，屈指一算，过着和文字相胶结的生活，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岁月骎骎的过去，而我所有的却还是这样的疏浅，回首自思，又岂止惶愧而已。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记）

黄裳作《旧戏新谈》跋

我不懂戏，更不懂戏里的平剧，有一天，黄裳兄光顾寒斋，偶然在破书堆里找到几本齐如山谈戏的书，便以为书主人对此也有研究，要我为他的《旧戏新谈》作跋。我觉得文章和戏不同，看戏要看大轴，名角儿最后出场，文章却还是前面的好，因此，作跋可就不妨瞎扯，好比盛筵将毕时最后上来的咸泡菜，菜单上没它份儿，无论入味与否，都不至降低吃客对全席的评价。可见这篇小跋与“大局”无关，好坏说他一阵，即可应命交卷，这便是虽不当行而仍执笔的我的一点私意。

说起《旧戏新谈》，我倒是个忠实读者，当它在报上发表的时候，几乎每篇必读。依作者的年龄，谈供奉尚不够格，“当年谭叫天怎样怎样”，很少在他的笔下出现，更不必说程长庚陈德霖了，在这点上，作者自知难和罗瘿公郑子褒辈争一日之短长，所以虽是旧戏，重要的却还在新谈。可是，一提到新谈，在这门上，作者的成就可就绝